

# 從人權公約論人民自決權

鄧衍森\*

## 大 綱

一、前言

二、自決權的法制發展

三、人民的意涵

四、人民自決權的規範內容

五、人民自決權的實踐

（一）東帝汶的獨立建國

（二）科索夫單方宣告獨立的國際法效力

（三）有關魁北克分離事件之解釋

六、結論

---

\*英國諾丁漢大學法學碩士、哲學碩士（MPhil）；現任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

## 一、前言

20 世紀人類文明發展最重要的成果或許就是人權價值的確認。自 1945 年聯合國憲章將人權制訂成為該組織的宗旨以及國家應加保障之責任，<sup>1</sup>緊接著於 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更將人權確立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價值與國際法原則，人權的法制化發展基礎終於底定；1966 年聯合國大會基於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後，人權利在國際法中的規範性終於獲得確定。這三份文件合稱為國際人權憲章或是國際人權清單（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人權應獲得國家以及國際社會的尊重與保障的理由，或許就是為彰顯世界人權宣言第 1 條所揭示的理念：人人生而自由，每個人的尊嚴與權利一律平等。人的自由意志與自主是人類最重要的特質，是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的原因，基於這個特質，每個人才有可能具有特殊與不可取代的價值與地位，因此，保障每個人的基本自由，就是人權的第一要義。每個人基於相同的基本自由，可以自由決定與選擇自己想要成為的人，而要實現與確保這個基本自由，在制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過程中，有代表即指出，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要件。<sup>2</sup>之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人權理事會在第 12 號一般評論

---

<sup>1</sup> 第 1 條第 3 款，「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第 55 條，「為創造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和平友好關係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條件起見，聯合國應促進：（1）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業，及經濟與社會進展。

（2）國際間經濟、社會、衛生、及有關問題之解決；國際間文化及教育合作。（3）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第 56 條，「各會員國承諾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第 55 條所載之宗旨。」

<sup>2</sup>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8<sup>th</sup> Session (1952), A/2929, c. IV, s. 4, in Marc. J. Bossuyt, Guide to the "Travaux Préparatoi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pringer, (1987), p. 20. Available at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unbn6xTimOwC&pg=PA345&lpg=PA345&dq=A/2929,+c.+IV.&source=bl&ots=UPLYUDEEHC&sig=VceFp9ovvL7x3U0FprCtox8D8JI&hl=zh-TW&ei=jeJ0T02PF4qAvG04jY21Bg&sa=X&oi=book\\_result&ct=result&resnum=5&ved=0CC4Q6AEwBA#v=onepage&q=A%2F2929%2C%20c.%20IV%2C&f=false](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unbn6xTimOwC&pg=PA345&lpg=PA345&dq=A/2929,+c.+IV.&source=bl&ots=UPLYUDEEHC&sig=VceFp9ovvL7x3U0FprCtox8D8JI&hl=zh-TW&ei=jeJ0T02PF4qAvG04jY21Bg&sa=X&oi=book_result&ct=result&resnum=5&ved=0CC4Q6AEwBA#v=onepage&q=A%2F2929%2C%20c.%20IV%2C&f=false)

(General Comment) 的解釋中也表示相同的見解，認為這個權利特別重要，因為這個權利的落實是有效保證與遵守個人人權以及促進與加強人權的必要條件。<sup>3</sup>不過自決權的概念以及其規範內容為何，人權理事會卻沒有明確的說明。基於此，以下各節分別就自決權的發展，內涵與國際實踐等面向加以說明，或許有助於理解自決權的意涵，相關制度規則與規範價值。

## 二、自決權的法制發展

古希臘城邦體制就曾出現特定社會或是區域的人民，可以自由與獨立決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其他區域人民干預的主張；這或許是最早提倡人民自決的想法。20 世紀前人類歷史普遍存在的殖民化其他國家人民的現象，人民自決權更是對抗殖民主義風潮相當重要的理論依據；例如 19 世紀初南美洲國家脫離西班牙統治的獨立建國；1821 年至 1929 年希臘的獨立戰爭與 1848 年的匈牙利革命等，都是相同理念所發展的歷史圖像。二次大戰期間同盟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中就含有自決原則。1942 年 26 個國家所簽署的聯合國宣言也都接受這個原則；大戰後 1945 年通過的聯合國憲章更明確宣示自決權是國際法與外交關係的重要原則。憲章第 1 條明文規定，聯合國的宗旨在尊重人民的平等權與自決原則基礎上，促進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自決原則從政治主張發展成為法律原則的軌跡越來越明顯。

自決權的用語終於出現在具有國際法形式淵源效力的文件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第 1 條的規定：

「所有人民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

此外尚有其他國際文件也出現自決權，但卻不具有國際法形式淵源效力的文件，舉其最重要者有：1960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 1514 號

---

<sup>3</sup>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12: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rt. 1), 1984/03/13. Available at <http://www.unhcr.ch/tbs/doc.nsf/0/f3c99406d528f37fc12563ed004960b4?Opendocument>

決議，承認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sup>4</sup>1970年2625號決議，國家間依據聯合國憲章有關友好關係與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sup>5</sup>以及1975年的赫爾新基宣言（Helsinki Declaration）。<sup>6</sup>這些屬於軟法（soft law）性質的自決權概念，都是二次大戰結束後聯合國為使非自治領土（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能去殖民化而達自治並獨立建國所提出的原則。<sup>7</sup>觀諸聯合國憲章第11章關於非自治領土宣言之規定，再參照聯合國大會1541號決議，更可明確瞭解人民自決權之目的是領土主權的獨立與人民意志的自主。該決議通過12項原則用以引導國家決定是否有義務提交秘書長基於聯合國憲章第73條（5）款規定之消息。<sup>8</sup>管理非自治領土之國家與有關領土處於地理上分離與種族上不同，而且或是文化相異（geographically separate and is distinct ethnically and/or culturally）的情形，管理國當然有提供消息之義務直至非自治領土達到完全自治為止，<sup>9</sup>所謂完全自治包含下列三種情形：（1）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出現；（2）與一獨立國家自由聯合；（3）與一獨立國家結合。<sup>10</sup>不論是與一獨立國家自由聯合或結合，過程都必須是透過人民已被告知與民主程序（informed and democratic process）所產生之

---

<sup>4</sup> United Nations, A/ Res/1514 (XV), A/L.323 and Add.1-6, 14 Dec. 1960.

<sup>5</sup> United Nations, A/ Res/2625(XXV), A/8082, 24 Oct. 1970.

<sup>6</sup> The Final Act of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Aug. 1, 1975; 14 *ILM* 1292.

<sup>7</sup> James Crawford, "The Rights of Peoples: 'Peoples' or 'Governments'" in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Rights*, Patrick Hayden (ed.), Paragon House, St. Paul, (2001), p. 431. 有論者認為自決是原則或是權利應加以區別。參見 Hurst Hannum,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Richard Pierre Claude and Burns H. Weston (e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3rd ed. 2006), p. 243. 不過大多數文獻對此並無特別說明其間之差異。本文認為此一區分意義不大，因為在聯合國1514決議之序言雖稱自決是原則，但在決議文第2點即明文規定人民有自決權。有關係的是，基於原則所生的權利，性質上是抽象的，不具體的，因而難以主張與實現。

<sup>8</sup> United Nations, A/ Res/ 1541 (XV), A/4651, 15 Dec. 1960.

<sup>9</sup> *Ibid.* Principle II.

<sup>10</sup> *Ibid.* Principle VI.

結果。<sup>11</sup> 根據這個決議所列舉的原則，自決權的享有與行使指的是，生活在一個非自治領土地區的全體人民，得以自由意志與民主方式決定其國家的外部與內部獨立地位與狀態的權利。不過 1541 號決議中提及非自治領土與管理國或是母國的區域有地理上分離之條件，並未出現於聯合國憲章第 11 章之規定，是否違背授權原則而有損及其他非有地理上分離之非自治領土地區其人民自決權之行使？例如與母國或是管理國領土相鄰之原住民是否因而即無法行使自決權？<sup>12</sup> 其實，1541 號決議是為解決憲章第 73 條（5）款的通報義務所做的原則規定，意即，有地理上分離與種族上不同，而且或是文化相異之情形，管理國即應進一步注意行政、政治、司法或歷史等性質的因素是否造成非自治領土處於附屬的地位與狀態，如果有此情形發生，管理國就有憲章第 73 條（5）款的通報義務。<sup>13</sup> 此通報義務之目的與本決議的宗旨係為促使管理國協助非自治領土地區人民行使自決權以達到獨立建國。

這是二次大戰後去殖民化思潮慮及殖民地人民處於附屬地位，受到不平等與歧視待遇之情形，實有礙於世界和平與合作關係之促進，因而倡議人民的平等權與自決（equal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原則，使其達到完全自治與獨立自主之地位。<sup>14</sup>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第 1 條第 1 項出現相同規定的自決權，有論者認為人民自決權已具有國際法一般原則的效力，<sup>15</sup> 甚至於具有強行法（jus cogens）的效力。

---

<sup>11</sup> Ibid. Principles VII, IX.

<sup>12</sup> Sarah Pritchar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1992) *Aboriginal Law Bulletin* 16. Available at <http://www.austlii.edu.au/au/journals/AboriginalLB/1992/16.html>

<sup>13</sup> Ibid. Principle V.

<sup>14</sup> A. Cassese, *A.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 A Legal Apprais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5), p. 44; Robert Kol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rt Publishing,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2010), p. 101.

<sup>15</sup> Reference re Secession of Quebec, [1998] 2 S.C.R. 217. para.114. Available at <http://scc.lexum.umontreal.ca/en/1998/1998scr2-217/1998scr2-217.html>

<sup>16</sup>雖然如此，自決權的概念卻仍然相當模糊不清，<sup>17</sup>下一節將針對人民自決權之內涵加以探討。

### 三、人民的意涵

人民自決權從粗略的政治主張發展成為國際人權法以及國際法上重要的法律原則，在國家實踐與國際法院的判決中也多有發明，但就法律概念而言，其意義與內涵卻非十分清楚，<sup>18</sup>特別是所稱「人民」究竟是何所指，難有定論；<sup>19</sup>殖民狀態的人民（colonised peoples）是最易於理解的概念，此外，非殖民狀態下外國佔領地區的人民，例如巴勒斯坦，是否有行使自決權的適格？分裂國家的人民是否包含在內？一國領土內受到欺壓與制度性歧視之少數民族是否屬於人民自決權之人民？原住民族是否此之人民？上述這些類別，殖民狀態之人民，非殖民狀態下外國佔領地區的人民與分裂國家的人民，解釋上應包含於得行使自決權之人民，理由是此等地區人民自決權之行使都是在一完整領土之內完成，不會有危及領土完整性的情形，而與去殖民化的既有邊境原則（uti possedetis）不相衝突，<sup>20</sup>意即，殖民強權國家所劃定的行政邊界，除另有協議外，就是去殖民化領土的國際邊界。此原則意在避免回復殖民狀態前之邊界，將滋生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造成國際上的更多衝突。

但是少數民族與原住民族如果也具有行使自決權之適格主體，可以預見的問題是：屬於多數之族群是否亦可行使自決權以與少數民族

---

<sup>16</sup>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7<sup>th</sup> ed. 2008), p. 512;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A. A. Cançado Trindade, in *Advisory Opinion, ICJ,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paras.195,216,217.

<sup>17</sup>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Addison Wesley Longman, Essex, (9<sup>th</sup> ed. 1996), p.288.

<sup>18</sup> D. J. Harri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Sweet and Maxwell, London, (2004), p. 112.

<sup>19</sup> Robert Kol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he United Nations*, pp. 102-103.

<sup>20</sup> *Frontier Dispute Case (Burkina Faso v. Republic of Mali)* ICJ Rep. 1986, 554, para. 20. Robert Kol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he United Nations*, p. 102; D. J. Harri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p. 112.

作為區別之理由？又少數民族與原住民於特定地區行使自決權之結果，致使境內非屬少數民族或是原住民之其他族群又如何自處？<sup>21</sup>此等多重矛盾的問題與後果，顯示自決權除用在去殖民化之狀態具有明確之規範意義與效力外，用在其他狀態都有規範上的錯亂問題。<sup>22</sup>雖然兩人權公約的條文都未明文規定人民自決權與去殖民化有關，但是從歷史的發展可以看出，人民自決權確實是去殖民化最重要的原則。基於此，人民自決權是有效保證與遵守個人人權的必要條件，就是這個原因。

回到兩公約的規範介面，首先還是有關人民的定義問題。就締約國而言，本條所稱的人民是否有特殊的意涵？如果人民是指全國的人民，則人民有權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與自由追求其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意涵為何？在前述第 12 號一般評論的解釋中，人權理事會特別提及其他國際法規則的義務，目的或許是想把人權公約的人民自決權與其他國際法規則有關之自決權做相同的解釋。此處所稱的其他的國際法義務，解釋文特別提到 1970 年聯合國大會 2625 號決議的「符合聯合國憲章有關國家間友好關係與合作國際法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of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簡稱，友好關係宣言 Declaration of Friendly Relations)。在此宣言中，所謂自決權的意義是指：人民有不受外來征服、統治與剝削的權利 (alien subjugation, do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這個意義所指的人民，顯然是以主權平等之獨立國家為前提下的單一整體概念，<sup>23</sup>就國際法原則有關和平友好與不干預之意義而言，應屬正確之

---

<sup>21</sup> Jeremy Waldron, "Two Conceptions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Samantha Besson and John Tasioulas,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0), pp. 401-406.

<sup>22</sup> Vaughan Lowe,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7), p.114; D. J. Harri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pp. 111-112, 119, 121; Robert Kol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he United Nations*, p. 104

<sup>23</sup> 人民不同於居民的意義於此亦可獲得理解，前者是國家主權之要素之一，而後者並無此等意涵，因此，就自決權之享有與行使主體而言，只有一國之人民才適格，地區之居民則否。因此，國際法院在 *Western Sahara* 案的諮詢意見中才會指出，自決權原則的有效性與人民自由意志的表達有密切關係，而聯合國大會未徵詢某一地區居民意見之結果，並不影響其有效性，因為

解釋。但是這個解釋是否也可以適用於本公約人民自決權的意義呢？單一群體概念的人民行使自決權而達到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與自由追求其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意義，的確也是自決權內涵之自治的表現，因而也具有如人權理事會所稱，人民自決權是有效保證與遵守個人人權以及促進與加強其人權之必要條件的意義。解釋上這是對外自決權（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意義。基於本公約所保障的權利基本上是有關個人的人權，可見「人民」用語在本公約中之意義與個人有所不同。

不過由於人民自決權同時出現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 條，就法規範意義而言，自決權也是人權的一種，但是兩公約所保障的是個人人權，人民自決權所保障的是集體意義的權利，在此不同概念下，人民自決權與個人人權是否具有相同的規範效力？特別是有關程序上權利是否相同攸關人民自決權的意義與效力。

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針對此一問題明確表示，人民自決權遭受侵害時不得依第 1 任擇議定書（First Optional Protocol）之規定提出申訴，理由是人權理事會只能受理個人人權遭致國家侵害時的申訴。<sup>24</sup>人民自決權規定於人權公約中，雖然也是人權，只是由於其權利主體為人民（peoples），屬於集體意義之群體而與議定書第 2 條規定限為個人始能提起申訴之規定不符。<sup>25</sup>基於此，任何個人無法主張自決權被侵害，當屬反面解釋之結論。

為避免人民自決權被解釋為是專屬於國家境內，語言、宗教或文化上少數族群的權利，人權理事會特別加以否定並加以區別。<sup>26</sup>其理由同樣地是基於少數族群有關權利保障是屬於個人權利，因而在公民

---

一定數量的人口並非就是人民，而唯有人民才能行使自決權。 *Western Sahara Case*,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 1975, para. 59.

<sup>24</sup>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3: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 (Art. 27), 1994/04/08. CCPR/C/21/Rev.1/Add.5, p. 39.

<sup>25</sup>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 individuals who claim that any of their rights enumerated in the Covenant have been violated and who have exhausted all available domestic remedies may submit a written communication to the Committee for consideration.

<sup>26</sup>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3,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 (Art. 27), 1994/04/08. CCPR/C/21/Rev.1/Add.5 p. 39. Available at <http://www.unhcr.ch/tbs/doc.nsf/0/fb7fb12c2fb8bb21c12563ed004df111?Opendocument>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7 條規定，於國家境內存有種族宗教與語言之少數族群之情形，應保障屬於此少數族群之個人，於社群中能與同屬此族群之其他成員享有其自己之文化，信奉自己之宗教，或是使用自己語言之權利。此等權利的享有與保障與國家領域以及固有資源的使用有緊密之關係，因而也不至於危及國家主權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如此解釋少數族群的權利內容與概念而與人民自決權加以區別，一方面，除了強調個人的權利才是可以請求的權利理論外，另一方面，則可避免少數族群依據人民自決權的結果，導致文化、宗教與語言上的衝突，甚至於引發更嚴重的對立與分裂。<sup>27</sup> 這種現實主義（realism）或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論述，雖然結論正確、合理，卻不見得符合人民自決權的規範價值與目的，因而才有論者主張，當一國境內之少數民族被多數族群有組織，有系統地侵害或剝奪其固有之權利，甚至於危害其生命與財產時，即應例外地可以行使自決權以達自主之地位或是獨立建國的機會。<sup>28</sup> 然而此特殊情況下少數民族具有請求權適格的法律理由為何，卻應加以檢討，否則此結論不但有論理上之漏洞，更有將事實問題誤解為法律規範之錯誤與危險。因此，有關人民自決權之規範內容即於下節申論之。

#### 四、人民自決權的規範內容

人民自決權原則在聯合國體制中，不論是在形式法源或實質法源的意義，從規範向度上觀察，特別是聯合國設立宗旨的說明，都可以看出人民自決權所指的人民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意即組成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而此整體概念的人民在國際社會上與任何國家的人民都具

---

<sup>27</sup> Jeremy Waldron, “Two Conceptions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Samantha Besson and John Tasioulas,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0), pp.401-406; Robert Kol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he United Nations*, p. 104.

<sup>28</sup>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A. A. Cançado Trindade, in *Advisory Opinion, ICJ,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para. 208; Hurst Hannum,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Richard Pierre Claude and Burns H. Weston (e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3rd ed. 2006), pp. 244-245.

有平等權而且可以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而不至遭到其他國家的佔領、統治與剝削。這是對外自決權（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意義。基於此原理，國家境內之特定族群，基本上為少數民族，如果受到嚴重歧視根本無法參與公共事務，或是嚴重的與制度性的侵害其少數民族特有的權利，如宗教、語言與文化等權利的保障與行使，在極為例外的情況下，有論者因而主張此少數民族應具有行使對外自決權之理由。究其原因，除了侵害與違反人民之平等權外，另一個理由是，基於侵害少數民族其國內自決權（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的強度，最終可形成對外自決權主張的基礎。<sup>29</sup>

基於此，人民自決權具有對外自決權與國內自決權兩個面向；<sup>30</sup>兩者都與人民平等權有關，前者的效力相當於聯合國 1541 號決議所稱完全自治的狀態，意即，（1）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出現；（2）與一獨立國家自由聯合；（3）與一獨立國家結合，三種情形。<sup>31</sup>

後者則用以說明一個國家內，不同族群之間也應享有平等與自決權以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追求其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這是「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委員會第 21 號一般建議（General Recommendation）所說明的意義。<sup>32</sup>第 4 段並指出：人民的自決權有內在面向（internal aspect），意即，所有人民有權自由追求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不受外在干預的權利；在這方面，每個公民參與任何階層公共事務之操作與這個權利間具有連結關係。同一段最後則指出人民自決權的外在面向（external aspect）意涵，意即友好關係宣言所稱的人民有不受外來征服、統治與剝削之權利的意義。

同一建議最後一段中，該委員會強調，在友好關係宣言的前提下，沒有委員會的任何行為可以解讀為具有認可或鼓勵任何會發生全

---

<sup>29</sup> A. Cassese, *A.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 A Legal Apprais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5), pp. 118-120;

<sup>30</sup>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A. A. Cançado Trindade, in *Advisory Opinion, ICJ,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para. 184..

<sup>31</sup> 見前註 10。

<sup>32</sup>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1: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23/08/96. Available at [http://www.unhcr.ch/tbs/doc.nsf/\(Symbol\)/dc598941c9e68a1a8025651e004d31d0?Opendocument](http://www.unhcr.ch/tbs/doc.nsf/(Symbol)/dc598941c9e68a1a8025651e004d31d0?Opendocument)

部或部分分割或侵害主權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統一的意涵。不過其間附隨的條件是，國家的行為措施必須符合人民的平等權與自決，而且所組成之政府必須，不分種族、信仰與膚色，能代表領土內的所有人。解釋上國家行為措施如果違反人民的平等權與自決，所組成之政府必然已無法代表領土內的所有人，其效果屬於人民自決權的內在面向的違反，如果情況嚴重，已構成系統性、制度性與持續性的違反時，人民自決權的外在面向效力即有產生的正當性理由，人民因而有權主張自治甚至於分割其領土的完整或瓦解其政治統一的狀態。

委員會認為，基於國際法並未承認人民擁有自一個國家單方宣告脫離的一般權利，因而重申聯合國大會於 1992 年通過的「和平議程」(Agenda for Peace) 中第 17 段與其後所指出的看法，國家的分化不利於人權保障以及和平與安全的維護。<sup>33</sup>換言之，人民自決權的外在面向意義與國家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意義相同，除極為例外之情況下，自決權的外在面向效力可以改變領土的完整性，一般正常情形自決權的外在面向效力必須以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統一為其基礎；至於自決權的內在面向意義，則強調各種族與族群之間的平等，在概念上與人權公約的規範目的相同。有論者認為，對內的自決權更應採狹義解釋，否則會有危及國家主權的完整的疑慮。只有當國家領土內少數民族嚴重地被歧視與剝奪人權應有之保障時，才能主張國內自決權，甚至於提出分離之主張。<sup>34</sup>本文認為對於國內自決權應採嚴格解

---

<sup>33</sup> Ibid. para. 6.

<sup>34</sup> 這個意見是 A. Cassese 教授在網上回答學生提問有關國內自決權之意義問題所做的回答。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 principle? How broadly do you feel it should be defined? Why? Do you think it could base the assumptions to promote democracy? Do you think it could contrast with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states?

~ Giulia Bianchi, Erasmus stud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Florence, Faculty of Law

**Answer:** The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 should be narrowly defined, for otherwise it would lead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stat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ly minorities that are so seriously and systematically discriminated and oppressed that they have no say whatsoever in national government,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claim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 which basically boils down to respect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members of the minority and the rights of the minority as such (even in these cases secession should only exceptionally be allowed).  
Questions for Professor Antonio Cassese from the OUP Student Law Panel, March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oup.com/uk/orc/bin/9780199259397/resources/interview/>

釋之見解並非正確，相反地，就人權保障之規範意義而言，人民的國內自決權或是自決權的內在面向應採廣義解釋，任何國家行為措施對於部分人民有不當之歧視情形發生時，政府代表全體人民的正當性即有不足，此等部分人民或少數民族即可根據國內自決權尋求救濟，<sup>35</sup>唯有當其救濟無效，而且歧視情況嚴重，已構成系統性、制度性與持續性的狀態時，即可產生人民自決權的外在面向意義所規範的效力。基於此說明，人民自決權的內在面向也就是人權內化於國內法律秩序中有關基本自由的請求權規範基礎，意即，人民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自主權，自由意志以及平等代表權，受到國家政府不當與違法干預、阻擾以及歧視時，受到此不利影響之任何群體或族群就有理由主張自決權的救濟。因此，自決權是一種集體人權的意義即此說明。此時所稱之「人民」應即不限於是代表國家主權意義的單一整體概念，而是具有不同語言、宗教與文化背景的少數民族與特殊族群，<sup>36</sup>甚至於個人都包含在內。

前南斯拉夫瓦解後，1991 年歐洲聯盟會員國召開有關南斯拉夫和平會議（The EC Peace Conference on Yugoslavia）設立「有關南斯拉夫國際會議仲裁委員會」(Arbi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goslavia)以解決分裂後新成立國家的國際法相關問題。<sup>37</sup>會議主席 Lord Carrington 基於塞爾維亞共和國（Republic of Serbia）所提問題：在克羅埃西亞(Croatia) 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Bosnia-Herzegovina）境內之塞爾維亞人，作為南斯拉夫人民之組成部分，是否有自決權？提請委員會解釋。委員會在第 2 號意見中表

---

<sup>35</sup> James Crawford 認為自決權是有關人民參與公共事務權利之持續性問題，換言之人民的自決權不是一種國家形成後即有一勞永逸效果的問題，堪稱為對內自決權最為正確的說明。James Crawford,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Law as an Open System: Selected Essays*, Cameron May, London, (2002), cited in Lee Seshagiri, *Democratic Disobedience: Reconceiving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 at International Law*, Note, 51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53, p. 557.

<sup>36</sup> Rosalyn Higgins, *Problems and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4), p.124. 雖然 Higgins 認為領土內所有人包括少數民族以及個人都是自決權的所有人(holders)，但是少數民族本身卻沒有自決權，意即，他們無權主張分離，獨立或是決定與他國相近的群體結合。

<sup>37</sup> Extraordinary Meeting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Brussels, 27 August 1991), Declaration on Yugoslavia, in Alain Pellet, "The Opinions of the Badinter Arbitration Committee: A Second Breath for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3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2), p.178

示：1966 年兩份人權公約第 1 條都確立人民自決權原則用以保障人權，基於該權利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他或她希望歸屬的種族，宗教或語言團體。<sup>38</sup>

如此解釋或許可以彌補因狹義解釋自決權外在面向效力的結果，使得一些少數民族力圖自主與分離的努力，在難以圓夢的情況下，可以基於自決權內在面向的規範效力，獲得平等保障與充分參與權，也才能理解人民自決權在兩人權公約的意義與規範效力，尤其是在去殖民化的目的已不存在的情形，強調單一整體意義的人民，實已不符人民自決權的規範效力。<sup>39</sup>

## 五、人民自決權的實踐

自決權從不明確的政治主張發展至明確的法律原則，但由於其概念內涵並非十分明確以致於實踐上也相當不一致。例如，美國內戰之後，西印度群島的聖湯瑪斯（Saint Thomas）與聖約翰（Saint John）島嶼在 1868 年以及夏威夷群島（Hawaiian Islands）也想基於人民自決權爭取獨立的主張卻被美國政府否決。1899 年美國與西班牙戰爭結束後，在未獲得曾為西班牙殖民地地區人民的同意下，美國先後併

---

<sup>38</sup> Opinion 2, Arbitration Commission, EC Conference on Yugoslavia, January 11, 1992, 92 I.L.R. 167, in D. J. Harri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p.120. 不過仲裁委員會在本號解釋中，最後並未同意塞爾維亞主張在克羅埃西亞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境內之塞爾為亞人有自決權，很顯然地，這會產生對外自決權效力的結果並不符合國際法自決權原則的規範性。在加拿大魁北克分離事件之解釋案，加拿大最高法院對於人民意涵的看法，也不認為只限於以國家為前提的單一整體概念。Reference re Secession of Quebec, [1998] 2 S.C.R. 217. para.124. Available at <http://scc.lexum.umontreal.ca/en/1998/1998scr2-217/1998scr2-217.html>

<sup>39</sup> R. McCorquodale, “Self-Determination: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1994), 43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857, p. 883; Will Kymlicka, “Minority Right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Richard Pierre Claude and Burns H. Weston (ed.), pp. 377-396; Hurst. Hannum,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Richard Pierre Claude and Burns H. Weston, (ed.), pp. 244-246. Alain Pellet, “The Opinions of the Badinter Arbitration Committee: A Second Breath for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3*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2), p.178

吞了關島（Guam）、波多黎各（Puerto Rico）以及菲律賓（the Philippines）等地區。不過這些情形都是發生在自決權還只是政治理論的時代，要檢視自決權的實踐，或許應自其法律規範性已形成於國際法之後的情形。本節即針對聯合國憲章通過人民自決權之原則後，國際社會有關其實踐情形加以檢視一些案例。

### （一）東帝汶的獨立建國

曾是葡萄牙與印尼共有屬地的東帝汶，在葡萄牙放棄管轄權後，印尼與澳大利亞做成決議將其併入印尼。東帝汶的獨立運動堅決反對此決議。1975年8月獨立運動人民佔領葡萄牙原有屬地並宣佈獨立。同年12月印尼派軍隊進入東帝汶彌平獨立建國運動。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於同年分別通過決議，<sup>40</sup>要求印尼撤出軍隊，同時請求各國容許其人民依據自決原則決定其未來。之前飽受印尼蹂躪的東帝汶人民其自決權根本未受到任何尊重。到1999年印尼才同意在聯合國的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referendum），多數贊成獨立。由於境內由印尼所扶植的反獨立游擊隊持續與贊成獨立的人民發生武裝衝突，直到2002年才建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

這是人民自決權實踐的案例。由於東帝汶曾為殖民地，因此，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中都是援引1514號決議，承認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宣言作為決議之基礎。程序上則以公民投票作為滿足人民應被告知並以民主程序做成決議之條件。

### （二）科索夫單方宣告獨立的國際法效力

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之科索夫自治政府議會於2008年單方宣告獨立是否為國際法人民自決權的行使？2010年7月22日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明確表示其單方宣告獨立並非國際法禁止之行為，因而亦無違反國際法之問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的判決中對於科索夫的

---

<sup>40</sup> United Nations, A/ Res/3485, 12 Dec. 1975, A/10426; S.C. Resolution 384 (1975), 22 December 1975

獨立是否基於國際法的自決權而合法化卻未加以說明。這個對於當代國際法結構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國際法院予以規避不加作答，一方面錯失良機藉以改善國際法長年來過度傾向實用主義或是寫實主義所造成的規範衰弱現象；另一方面則藉機再次向國際社會明確表達，國際法院不是國際正義的司法機關，而是聯合國體制內解決政治爭端的司法機關的訊息。<sup>41</sup>

科索夫是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中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的自治省。其人口大多數是阿爾巴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居少數。1989年其自治地位被當時塞爾維亞共和國（Republic of Serbia）與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Socialist Republic of Serbia）的總統 Slobodan Milosevic 予以終止。<sup>42</sup>

1998年科索夫的阿爾巴尼亞人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解體後一些共和國，如斯洛維尼亞（Slovenia）、克羅埃西亞（Croatia）、馬其頓（Macedonia）、波斯尼亞與赫塞哥維納（Bosnia & Herzegovina）等6個共和國宣告獨立下，1999年3月間也開始從新推動獨立運動，並引發塞爾維亞聯邦軍隊與科索夫解放軍之間得武裝衝突。9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立即停火決議並要求雙方開始對話。由於塞爾維亞拒絕簽署停火協議並進行種族清理（ethnic cleansing）計畫，最後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的理由對塞爾維亞進行空襲下，戰火才停止。<sup>43</sup>

為避免衝突再起，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1999年6月通過1244號決議，<sup>44</sup>裁定由聯合國於科索夫設立特派團（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Kosovo, UNMIK）並執行自治政府的臨時組織功能。2001年在科索

---

<sup>41</sup> 聯合國憲章第14章就是國際法院專章。第92條：國際法院為聯合國之主要司法機關，應依所附規約執行其職務。

<sup>42</sup> 1997年至2000年擔任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的總統。1999年5月為聯合國設立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以違反戰爭罪與侵害人類罪起訴。

<sup>43</sup> Christopher J. Borgen, “Kosovo’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Self-Determination, Secession and Recognition”, *ASIL Insights*, Volume 12, Issue 2, February 29,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asil.org/insights080229.cfm>

<sup>44</sup> Available at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99/172/89/PDF/N9917289.pdf?OpenElement>

夫臨時自治政府憲法架構下，地方政治機關也在正常的民主基礎上建立完成，聯合國科索夫特派團逐漸將權利移轉與科索夫當局。2007年科索夫的國會議員選舉完後，2008年2月17日國會議員一致通過決議宣告科索夫為獨立與主權國家。<sup>45</sup>計有69個國家，包含美國與歐洲聯盟22個國家承認科索夫為獨立國家。

200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請求國際法院針對科索夫宣告獨立問題做成諮詢意見。所提的問題是：科索夫自治政府的臨時組織所做的單方獨立宣言是否符合國際法？（‘Is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y the Provisional Institutions of Self-Government of Kosovo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sup>46</sup>塞爾維亞與一些國家聲稱，單方宣告獨立因違反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有關領土完整原則而應加禁止。而科索夫與其他國家則宣稱，該原則僅於國家之間有其適用，國家境內團體的宣言則不適用。

法院於其裁決意見中指出，於19世紀與20世紀初，亦有單方宣告獨立的情形發生，雖然遭遇其他國家強烈反對，有些卻也成功地建立新的國家。對於這些現象，國家實踐整體上並無顯示單方宣告獨立的行為是違反國際法的意見。相反地，國家實踐在這個時期可得明確的結論是，國際法並無禁止單方宣告獨立之規則。<sup>47</sup>

有關自決權與獨立建國問題，法院特別指出，20世紀後半國際法發展出來的自決權使得非自治領土地區人民以及受到外國壓抑，支配與壓榨的人民得以獨立建國，例如，那米比亞（Namibia），東帝汶（East Timor）以及巴勒斯坦佔領區等。<sup>48</sup>不過法院接著指出也有一些非屬本文所述卻宣告獨立之情形。<sup>49</sup>對於後者這些情形，法院表示，國家實踐也未指出有新國際法規則出現禁止其獨立宣言的做成。

審視法院的論證方法，20世紀中葉之前基於現實國際政治權力所做的獨立宣示，或是於20世紀中葉後基於人民自決權已發展成為國際法原則所做的獨立宣示，由於國際法並無明文禁止之規則，因而

<sup>45</sup> 科索夫獨立宣言全文見於 <http://www.assembly-kosova.org/?cid=2,128,1635>

<sup>46</sup> United Nations, A/Res/63/3 (63), A/63/L.2, 17 October 2008

<sup>47</sup>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dvisory Opinio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22 July 2010, para. 79.

<sup>48</sup> Ibid.

<sup>49</sup> 這些情形法院雖未明示何所指，卻可理解是指前南斯拉夫瓦解後宣告獨立的新國家。



無違反國際法之效果。在安全理事會過去的決議案中，例如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sup>50</sup>北賽普勒斯（northern Cyprus），<sup>51</sup>以及 Republika Srpska，<sup>52</sup>雖曾做出反對其單方宣告獨立之情形，但法院特別指出，安全理事會所反對的並不是針對這些宣告本身的單方性問題，而是基於附隨在單方宣告獨立時之其他不法行為，例如，非法使用武力或是其他嚴重違反國際法規範之行為。<sup>53</sup>因此，單方宣告獨立本身並無違反國際法之問題。

至於單方宣告獨立是否違反領土完整原則之問題，法院雖然重申領土完整是國際法律秩序中的重要原則，在論證上法院依據國際文件上之論述，採取文義解釋作成結論：領土完整原則之範圍僅限於國家間之關係領域。<sup>54</sup>由於科索夫地區位於塞爾維亞共和國領土內，非屬國家間之關係領域因而無其適用。

有國家主張科索夫的全體居民有權依據自決權或是面對科索夫的特殊情勢有所謂「補救的分離權」（right of remedial secession）獨立建國。<sup>55</sup>法院表示雖然國際法已發展出自決權原則，但是對於此權利之規範內含卻有各種不同意見，而所謂「補救的分離權」也是針鋒相對各有不同觀點，法院因而表示並無必要於本案中對於此等問題加以解決。<sup>56</sup>事實上，自決權或是補救的分離權的爭點涉及自一個國家分離的權利問題，並不是聯合國大會提請法院解釋的問題，因此法院未加以深究並立論解惑，似乎並無不當或可責難之處。<sup>57</sup>

---

<sup>50</sup> United Nations, S/ Res/216 (1965) 12 November 1965

<sup>51</sup> United Nations, S/ Res/541 (1983) 18 November 1983

<sup>52</sup> United Nations, S/ Res/787 (1992) 16 November 1992

<sup>53</sup>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dvisory Opinio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para. 81.

<sup>54</sup> Ibid. para. 80

<sup>55</sup> Ibid. para. 82.

<sup>56</sup> Ibid. paras. 82, 83.

<sup>57</sup> 然而本案判決法官 A. A. Cançado Trindade 在其不同理由意見書中卻指出，國際法院對於科索夫境內所發生之暴行未做深入之分析，以致於自決權應獲保護之要件有關之事實部分不夠具體，而其判決所依據之法律基礎，又限縮在安理會 1244 號決議之形式框架內，對於國際法秩序涉及人民自決權之規範意義與內容未能深入探究並做成合乎國際法法理之解釋，實有遺憾之處。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A. A. Cançado Trindade, in Advisory Opinion, ICJ,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paras. 218-240.

### (三) 有關魁北克分離事件之解釋<sup>58</sup>

1996年9月30日加拿大總督(Governor in Council)向最高法院提請解釋有關魁北克自加拿大分離之事件，其中有關國際法之問題是：國際法中是否有自決權以使魁北克的省議會，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有權自加拿大實現自行分離之效果？1999年最高法院的解釋文中指出，國際法並無認可或否定自行分離權利之規則；不過在認可受壓迫或殖民地人民在特殊情況下，可基於自決權主張分離的說明，可以看出自行分離是禁止的。<sup>59</sup>換言之，自行分離本身並不是國際法秩序中應獲保障之權利，國際法所認可的權利是自決權。因此，最高法院指出，人民自決權已經是國際法的一般原則而非只是條約規則。<sup>60</sup>

有關人民自決權的規範內容，最高法院特別指出國際法所確認的權利，主要是基於國內自決權以滿足人民在既有國家體制內追求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至於對外自決權伴隨著自既有國家分離的權利，只限於特殊情況下才會發生。法院為解釋對外自決權之保護要件不同於國內自決權之要件，特別強調人民自決權不得解釋為具有認可或鼓勵任何會發生全部或部分分割或侵害主權獨立國家領土完整與政治統一的意涵。<sup>61</sup>然而如果國家行為措施已嚴重違反人民的平等權與自決，其所組成之政府並非代表領土內的所有人時，人民自決權的外在面向效力即有產生的正當性理由，人民因而有權主張自治甚至於分割其領土的完整或瓦解其政治統一的狀態。這就是最高法院所稱特殊情況下人民有權主張對外自決權的意義。

基於魁北克目前在加拿大領土內，並無此等特殊情況之因素存在，因此即無理由可主張自決權自行與加拿大分離。<sup>62</sup>

加拿大最高法院對於魁北克分離事件之解釋，有關人民自決權之意涵與規範效力完全符合國際法現行多數說之見解；事實分析與規範

---

<sup>58</sup> Reference re Secession of Quebec, [1998] 2 S.C.R. 217. Available at <http://scc.lexum.umontreal.ca/en/1998/1998scr2-217/1998scr2-217.html>

<sup>59</sup> Ibid. para. 111.

<sup>60</sup> Ibid. para. 114.

<sup>61</sup> Ibid. para. 120.

<sup>62</sup> Ibid. para. 136.

論證並無任何疏漏與不當，就技術而言，是典型與完美實證法學方法論之佳作。

## 六、結論

自決權是人權已無庸置疑。在國際法秩序中，人民自決權也已經具有普遍效力而成為國際法的一般原則（gener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sup>63</sup>前者的意義表徵人民自決權的規範目的與人的價值有關，也就是人的尊嚴。至於後者則說明國家主權的構成要素—人民，不再只是創立國家的客觀要素，而是主觀要素，意即，國家在國際法上居於權利主體地位，因而對外可以代表其組成之人民行使國際法權利，負擔國際法義務，這個權利能力，雖然是國家主權所固有，不是外來的、繼受的或是派生的，但是其來源是人民的授權。因此，國家主權所具有的權利能力，如果從國內法秩序的結構中存有或出現其代表人民之性格有偏差、不足或根本不備時，其權利能力或是主權權力就有正當性的疑慮，<sup>64</sup>人民即可依據自決權要求國家尊重並保護其自由與平等權，其救濟如果無效而且侵害情況嚴重者，如國際社會所稱的失能國家（failed State），從國際法秩序的角度檢視，就會有主權行為之適法性的評價問題，其後果最嚴重者將導致國家法人格的否定與消滅。這就是對外自決權的規範效力。

因此，論理上，自決權的原型是以對內面向的意義為權利的規範目的，意即，國家有義務使管轄區域內所有人民享有平等權與自決權，這個意義滿足了人權的核心價值—自由與平等。人權理事會在第12號一般評論（General Comment）中指出，人民自決權是有效保證與遵守個人人權以及促進與加強人權的必要條件，或許就是這個原因。

---

<sup>63</sup> Ibid. para. 114.

<sup>64</sup>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A. A. Cançado Trindade, in Advisory Opinion, ICJ,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paras. 205-206.

原則上，國際人權法如能落實內在面向意義的自決權，應已充分而且足夠。所有人民都能享有平等權並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情況下，國家主權充分代表人民的自由意志，主權就是人民的同義語，國際法自然無庸規範人民可否脫離國家的問題，因為主權如果不能代表所有人民，人民當然會另行組成屬於自己並能代表其自由意志的國家。<sup>65</sup>這是事實問題，不是法律應加規範的問題；然而由於在國際法秩序的傳統典範架構下，國際法只是國家間(intra-States)主權行為有關其契約法律關係的準據與界限，屬於水平法律關係的仲裁，而非垂直法律關係的評價與判斷，缺乏法律本質所具有的實質規範性，<sup>66</sup>因而國際法無以判斷主權是否充分代表人民，以致於國際法不能直接賦予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並決定所屬國家的自決權，就是擔心人民行使自決權的結果，大多數國家將因之解體，國際社會秩序也隨之限於混亂。這是國際法遷就現實犧牲其實質規範性的最具體寫照。因此，解釋與適用人民自決權時，必須以領土完整為前提，再次揭示人民與領土都只是國家的構成要素，人民如何是國家的主體？個人不是國際法的權利主體因而也是必然的結論。

雖然如此，人的尊嚴與價值在二次大戰後，逐漸成為國際法秩序中的核心要素之後，即使國際法傳統典範架構並未因此有所改變，個人、民族、人民以致於所有人都應受到國家與國際社會的尊重與保護的呼籲，國際法秩序的結構中才納入並形成具有實質規範性的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法的體制。<sup>67</sup>但也只是處於水平的平面連結關係，而非垂直的立體結構關係，換言之，具有規範性的國際人權法並未成為國際法秩序中的上位規範，因而人民自決權雖然從政治主張發展成為國際法之原則，卻夾雜著國家主權與人權的矛盾關係，而與國際法其

---

<sup>65</sup> 這就是 Cançado Trindade 法官在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案之不同意見書中所說的：國家為人民而存在而非人民為國家而存在。Para.176.

<sup>66</sup> Martti Koskeniemi, "What is International Law for?" in International Law, Malcolm D. Evans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sup>nd</sup> ed. 2006), pp. 57-81.

<sup>67</sup> 有學者將國際法區分為操作與規範兩系統下，將人權保障，武力使用以及環境保護劃歸為規範系統的規則體制與本文有異曲同工之處。Charlotte Ku and Paul F. Diehl, (ed.), International Law: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Colorado, (2<sup>nd</sup> ed. 2003), pp. 285-438.

他規則發生衝突。<sup>68</sup>所以解釋人民自決權的規範效力以國家領土完整為前提就是這個原因。

人民自決權是國際法的原則，因而只具有抽象權利的意義與效力，亦屬當然之結論。在適用上特別困難也容易遭遇阻擾。除了上述有關理論之說明外，自決權的主體雖然包含個人，但在主張時卻必須以集體方式為之，就程序權利保障而言，增加諸多困難；此外由於其性質為抽象權利，須具備其他事實因素以決定其權利是否具備應保護之要件，而有關事實的證據調查與事實的評價，都將面臨難更大的困難。因此，有論者即認為，人民自決權的討論，應著重在其程序權利的保障，<sup>69</sup>例如，人民的聲音如何被聽見？其權利是否又如何被認真地對待等問題。<sup>70</sup>確實如此，然而這正是國際法傳統典範架構下，由於缺乏完善之制度規則導致程序權利難以獲得有效保障的結果與困境。

---

<sup>68</sup> 理論上，人民自決權如果已具有獨立的規範性，與領土完整原則將存有潛在的衝突關係。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Addison Wesley Longman, Essex, (9th ed. 1996), p.288.

<sup>69</sup> Nihal Jayawickrama,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 A Time for Reinvention and Renewal", 57 *Saskatchewan Law Review* (1993) 1, pp.6-7.

<sup>70</sup> Jan Klabbers, "The Right to be Taken Seriously: Self-Deter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8.1 (2006) pp. 186-206

